

## 食物·仙药·医药:中国古代蝙蝠的食用研究

霍斌

(山西师范大学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4)

【摘要】从食用性出发,蝙蝠在中国古代主要有食物、仙药、医药三个维度。首先,中国岭南地区吃蝙蝠的历史至少有千年。宋代以后的记载稀缺,原因是吃蝙蝠的人群多属于极少被关注的社会下层民众,身份与文化属性决定了他们无法掌控饮食历史叙事话语权,能被记录也是中朝士大夫对岭南地区偏见、惊奇的投射。其次,白蝙蝠是长生仙药之一。先秦两汉时期存在蝙蝠崇拜,认为其是人与神沟通的媒介,具有神秘的超自然力量,在此信仰影响下白蝙蝠的长寿性与仙药性被建构。第三,西汉初年蝙蝠即可入药,药理是模拟或顺势巫术。宋代以来中医已经在向求实理性发展,努力从事去巫术化的工作,蝙蝠药也在此行列。今人受“医食同源”观念影响,拘泥于古医籍,错误嫁接蝙蝠的仙药性认知,看不到中医扬弃的糟粕,导致野味药膳流行,殊不可取。滥食野生动物陋习背后的巫术思维必须要予以揭示与纠正。

【关键词】蝙蝠;食物;仙药;医药;巫术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0)05-0021-12

## Food·Elixir·Medicine: A Discussion of the Eating of Bats in Ancient China

HUO Bin

(College of History and Tourism Culture,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Linfen 041004)

**Abstrac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edible, bat in ancient China mainly had three dimensions: food, elixir and medicine. First of all, Ling nan region of China has a history of eating bats for thousands of years. Records were scarce after the Song Dynasty, because the bat-eaters were mostly lower class people who received little attention. Their identity and cultural attributes determined that they could not control the discourse power of the narrative history of food. Being able to be recorded is also the projection of prejudice and surprise of the literati in the central Plains towards the Ling nan region. Secondly, white bat is also one of the elixirs of longevity. Thirdly, bat worship existed in the Pre-Qin and Han Dynasties. It was believed that its supernatural power was the medium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man and Go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is belief, the longevity and immortality of white bats were constructed.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bat could be used in medicine. The pharmacology was simulated or homeopathic witchcraft. Since the Song Dynasty, Chinese medicine had been developing to be realistic and rational, and had been engaged in the work of witchcraft. Bat medicine was also listed here. Witchcraft thinking behind the bad habit of eating wild animals must be revealed and corrected.

**Key words:** bat; food; elixir; medicine; witchcraft

[收稿日期] 2020-08-11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唐宋时期的毒药问题研究”(18YJC770011)

[作者简介] 霍斌(1987- ),男,历史学博士,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古医疗社会史。

2020年全球笼罩在新冠疫情的恐惧之下,年初有人提出疫情源头是人类食用蝙蝠导致病毒感染,目前的科学研究并不能证实这一假说。但是,被称为病毒储藏库的蝙蝠已被科学证实是SARS病毒、埃博拉病毒、马尔堡病毒等等百余种病毒的天然宿主<sup>①</sup>。食用仍是重要的感染方式之一。

目前史学界尚未对中国古代蝙蝠的历史有过全面、系统研究。蝙蝠的历史塑造是一个全新的议题。本文将回溯中国古人对蝙蝠认知的变迁,重点从道教服食养生、中医药用方面展开深层探讨,从而揭示影响至今的食用蝙蝠背后的人类巫术思维,不当之处,祈请大家指正。

## 一、蝙蝠:可以吃的食物

蝙蝠,自秦汉以来就有多种称法。西汉扬雄《方言》载:“自关而东谓之服翼,或谓之飞鼠,或谓之老鼠,或谓之仙鼠;自关而西秦陇之间谓之蝙蝠;北燕谓之蠹蠊。”<sup>②</sup>其中蝙蝠、服(伏)翼二名最常见。

中国人吃蝙蝠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30-8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时期。贾兰坡认为北京猿人遗址中“所有的灰土层都发现有烧骨和烧石,发现烧骨最多的是第4层,其中尤以鼠、蝙蝠和刺猬等小动物最丰富,甚至成层的发现。证明北京人已经熟食”<sup>③</sup>。北京猿人的食物以渔猎和采集为主,贴近《礼记》所说的“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因生活方式以穴居为主,洞中的蝙蝠自然成为他们的食物。

笔者管见所及目前有六块距今约5500年红山文化时期的玉蝙蝠,均为收藏品,《中国文物报》2006年6月21日第7版曾刊登沈纯理鉴定文章,对其中之一进行了鉴定,相对权威。虽然这些无法证明红山文化时期的古人吃蝙蝠,但蝙蝠与先民关系之密切,由此可见一斑。

东汉可能存在吃蝙蝠肉的现象。唐《北户录》引可能是东汉杨孚的《异物志》载:“鼃蝨鱼,因风雨入空木,而化为蝙蝠,其肉甚美。”<sup>④</sup>《太平御览》亦有引,稍详:“《异物志》曰:冬天此鱼(鼃风鱼)数十万头,共处大窟中藏。上有白气,或在鼃穴中,皮黑如漆,能潜知数里中空木所在,因风而入空木,化为蝙蝠,其肉甚美。”<sup>⑤</sup>此句一般认为是出自专载岭南名物杨孚的《异物志》<sup>⑥</sup>。鼃风鱼化蝙蝠之说固为荒诞,“其肉甚美”则暗示可能有吃蝙蝠行为的存在。还有《艺文类聚》引晋代郭璞的《玄中记》载:“百岁伏翼,色赤,止则倒悬。千岁伏翼,色白,得食之,寿万岁。”<sup>⑦</sup>这里有作为食物的可能,但更多是指吃长生仙药。

从北京猿人到赵宋这段漫长的历史中,笔者目前没有从考古发现或传世文献中找到有关吃蝙蝠的确切资料,直至宋代出现三例。苏轼被贬到海南后,曾记录当地人的饮食“土人顿顿食藟芋,荐以薰鼠烧蝙蝠”<sup>⑧</sup>。“烧蝙蝠”即为吃的实证。蔡京之子蔡絛被贬岭南博白县(今广西玉林市博白县)曾记:“俄迁岭外博白,暇日适与客行天庆祠,才升殿,则观梁间累累倒悬者以十数,偷眼伺人,久忽飞去。博白天庆祠,实唐紫极宫也,则是物亦不暇三四百岁矣。客有力劝吾罗捕取而尽食之者,因为之一哂。”<sup>⑨</sup>当地人劝蔡絛吃蝙蝠,可能是彼处的饮食风俗。南宋周去非也有类似记载:“深广及溪峒人,不问鸟兽蛇虫,无不食

① 武进伟:《蝙蝠的特异性状、食性转变及视觉功能的分子进化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第4页。

② 华学诚汇证:《扬雄方言校释汇证》卷8,中华书局,2006年,第559页。

③ 贾兰坡:《北京人生活中的几个问题》,《史前研究》1983年第2期。

④ [唐]段公路纂,[唐]崔龟图注:《北户录》卷1,中华书局,1985年,第12页。

⑤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940,中华书局,1960年,第4178页。

⑥ 王晶波认为汉唐间的《异物志》至少有21种。参见王晶波《〈异物志〉的编纂及其种类》,《社科纵横》1993年第8期。今人辑佚本认为此条出自东汉杨孚的《异物志》,如吴永章编:《〈异物志〉辑佚校注》,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04页。

⑦ [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9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686页。

⑧ [宋]苏轼:《苏轼诗集》卷41,中华书局,1982年,第2257-2258页。

⑨ [宋]蔡絛:《铁围山丛谈》卷6,中华书局,1983年,第112页。

之。其间异味,有好有丑……蝙蝠之可恶;蛤蚧之可畏;蝗虫之微生,悉取而燎食之。”<sup>①</sup>此处“异味”与今日“野味”含义接近。深广、溪峒泛指两广地区。以上三例所涉范围均属岭南地区。

明代也有吃蝙蝠的记录。《夜谭随录》载:“相传明朝某王子,出侧室,性残忍……常设巨镬于殿中,沸油满之,捕燕雀蝙蝠生煎之,俾焦黑蘸椒盐以佐酒,每一下箸,数十枚不厌也。未袭封,病瘵瘵而死。”<sup>②</sup>不排除王子最终的死因是感染某种病毒。

1643年,天主教耶稣会意大利籍传教士卫匡国来到中国,7年后返回欧洲并撰《中国新地图集》,书中记有他所见到的中国食物,其中载陕西人吃蝙蝠肉<sup>③</sup>。卫的数学老师阿塔纳修斯·基歇尔以卫匡国等人的材料为基础著有《中国图说》。书中转引了卫的蝙蝠记录,“《中国地图》一书中说,陕西省有一种蝙蝠,它的身体同鹅或鸡一样大,由于这一原因,它们被捉来作为中国餐桌上的一种珍品,鸡也爱吃他们”<sup>④</sup>。但笔者认为这种动物很可能不是蝙蝠,卫匡国的认识有误。第一,此记载无中文文献旁证。第二,目前中国内地尚未发现有像鹅或鸡一样大体积的蝙蝠,今天陕西地区也无此吃法。

当代中国的广州<sup>⑤</sup>、海南<sup>⑥</sup>、大理剑川<sup>⑦</sup>、四川德昌县<sup>⑧</sup>等地区也有吃蝙蝠的风俗。这些地区除云南、四川外均属岭南地区。如以宋代为时间上限,岭南吃蝙蝠的历史至少有千年。

传世文献中对蝙蝠作为食物的记载稀缺,限制了可供历史分析的空间。但是通过对稀少且分散材料的整理,利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进行逻辑链串联,还是能有一些发现。如据宋代的三条记载,苏轼、蔡絛、周去非所指出的海南、广西、两广地区均有吃蝙蝠的风俗。虽然材料较少,但三者都将地域指向岭南,而且与当今吃蝙蝠的区域完全重合,恐非巧合。所以,岭南吃蝙蝠的风俗至少传承近千年。长时段内的文献记载缺失,也是不能回避的问题。这就需要为“记”与“不记”的差别寻找解读路径。笔者认为记录者的身份与心理可能决定了知识表述。

第一,吃蝙蝠能被记录来自于中朝士大夫对岭南饮食的偏见与好奇。于赓哲教授认为“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有关南方地区的史料大多数正是出自于主流文化圈人士的笔下,他们对于南方风土的描述不可避免地带有主流文化圈的傲慢、偏见与好奇”<sup>⑨</sup>。苏轼写诗的背景是晚年被贬琼州别驾,住在“非人所居”

① [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卷6,中华书局,1999年,第237-238页。

② [清]和邦额:《夜谭随录》卷1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96-297页。

③ 笔者未见到拉丁文原版。此处转引自周鸿承的《十七世纪中期西方人眼中的中国食物原料研究——以卜弥格、卫匡国和基歇尔为中心》,《中国农史》2018年第1期。

④ [德]阿塔纳修斯·基歇尔著:《中国图说》,张西平等译,大象出版社,2010年,第355页。《中国地图》即《中国新地图集》,译法不同。

⑤ 据2006年的一份调查问卷,广州人吃蝙蝠的理由有三点:药用、好奇、营养。参见周全、蔡月玲、吴毅:《广州蝙蝠与“蝠”文化调查》,《广东农业科学》2012年第4期。

⑥ 马文礼的《忆我家的坎山与饮食活动》记录他在海南陵水县文罗镇朱奎村,吃煎炒山鼠肉,盐腌黄猄肉,还有山龟、穿山甲等。还到石洞捕捉蝙蝠吃,评价道“蝙蝠肉的味道有一种怪味,但比野菜好吃。”符和积主编:《黎族史料专辑》第七辑,南海出版公司,1993年,第131页。

⑦ 笔名小鹏的《终于了却的心愿——重游石宝山牛魔王洞记》记:“又向前爬了20多米,只听一个向导大叫起来:‘啊,蝙蝠,快抓!’又说:‘唉,咱们忘了带个布袋来,不然待会到大厅可以逮一大袋蝙蝠回去,炒了吃。’”活到四十老几,我第一次听说蝙蝠能吃。向导说这里的山民自古就兴抓蝙蝠吃。风景区管理所的小李也证实蝙蝠肉十分鲜美,还说蝙蝠的血有治疗哮喘病的功效。”收入小鹏著:《感慨剑湖》,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42-43页。石宝山牛魔王洞在大理剑川。

⑧ 中国新闻网2020年2月27日《四川德昌村民捕捉33只蝙蝠目前正被居家隔离》<http://www.chinanews.com/sh/2020/02-27/9106946.shtml>

⑨ 于赓哲:《恶名之辨:对中古南方风土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的昌化军(今海南儋州市)<sup>①</sup>。他在诗中说:“五日一见花猪肉,十日一遇黄鸡粥。土人顿顿食藟芋,荐以薰鼠烧蝙蝠。旧闻蜜唧尝呕吐,稍近虾蟆缘习俗。十年京国厌肥羜,日日蒸花压红玉。……人言天下无正味,唧蛆未遽贤麋鹿。”作为食客的苏轼彼时能吃到或见到的肉有花猪、黄鸡、鼠、蝙蝠、虾蟆、唧蛆(蜈蚣)等,但他最怀念的是属“正味”的汴京肥羜(羔羊肉)。烧蝙蝠等异味的描写,并未透露出他如岭南荔枝般的喜爱之情。蔡絛作为蔡京之子,也属于汴京上流社会群体,钦宗时被流放博白。他的“一晒”表达出对吃蝙蝠风俗的轻蔑与嘲笑。周去非是温州人,曾在广西仕宦约六年。他在《岭外代答序》中说“广右二十五郡,俗多夷风,而疆以戎索”,还是将广西视为近夷的边缘之地。他记录目的是将当地“荒忽诞漫之俗,瑰诡谲怪之产”当成与士大夫叙述攀谈的资本<sup>②</sup>。因此,周去非将蝙蝠定位为可恶的异味。

以上证明记录吃蝙蝠者的身份多是流贬岭南、官场失意的中朝士大夫,且多是出于对当地风俗的偏见、好奇而刻意记录。

第二,“镜观化自我审视”导致岭南知识阶层在吃蝙蝠问题上的沉默。吃蝙蝠的人主要还是岭南当地人。而能记录者是会写字、有文化的岭南知识阶层。随着经济重心南移,岭南的知识阶层亦随之崛起,但他们仍以主流饮食文化为镜子反视自身,也认为吃丑陋的蝙蝠是不宜记录的本地陋习<sup>③</sup>。首先,体现在明清以来两广、福建的地方志上蝙蝠虽被列入《物产》却不说能吃。其次,清初广东番禺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专述两广蝙蝠之事:“粤山多岩洞,蝙蝠宫之……仁化有夜燕岩,蝙蝠多至数万……又从化鳌头岭之右,有蝙蝠石,石穴中多黄白蝙蝠,有大五六尺者。肇庆七星岩,有五色蝙蝠,生黑洞中,游人以火入多见之,名伏翼。”<sup>④</sup>可见其对蝙蝠并不陌生,但未说吃之事,只提到“(蝙蝠)或谓即肉芝,以药制服之,身可肥健,未知然否”。从不能确定吃蝙蝠药有益健康的说法,或可推断他不吃蝙蝠,但存在这种认知。需要指出的是,他在《广东新语·食语》记录的是稻、谷、麦、豆、茶、盐、酒、油、糖、蔬菜、鱼虾等主流正味饮食,野味只字不提。这可能也是弱势文化面对强势文化所展现出的微妙心态<sup>⑤</sup>。

将蝙蝠作为食物食用者——也仅是小吃而非正餐——可能更多是社会下层民众,他们历来属于被历史记录者极少关注的群体。掌握饮食历史叙事话语权的是以士大夫为代表的知识阶层,身份属性决定了话语权的不平衡。前者微不足道的日常生活、社会心理几乎不会被文献记录,而能被记录的东西也不是全部,从而导致蝙蝠食用历史的断裂。

## 二、长生仙药——白蝙蝠

与作为食物的蝙蝠被历史记录者漠视不同,我们能看到吃白蝙蝠可以长生不老的系统记载,这是古代知识阶层更关心的问题。

### (一)白蝙蝠是长生仙药

据目前文献,白蝙蝠是仙药认知的可考来源有四:

第一,西晋崔豹的《古今注》。“蝙蝠,一名仙鼠,一名飞鼠。五百岁则色白脑重,集物则头垂,故谓倒挂蝙蝠,食之成仙。”<sup>⑥</sup>

① [元]脱脱等:《宋史》卷338《苏轼传》载:“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药饵皆无有。”中华书局,1977年,第10817页。

② [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序》,第1页。

③ 明代某王子生煎蝙蝠,也许更多属于文学性塑造,但却折射出时人认为吃蝙蝠是一种怪诞行为,而且被污名化处理。

④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4,中华书局,1984年,第591-592页。

⑤ 蓄盎为此问题的典型案例。可参看于赓哲:《唐代疾病、医疗史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88-199页。

⑥ [西晋]崔豹撰,牟华林注:《古今注校笺》中,线装书局,2015年,第138页。

第二,郭璞的《玄中记》。原书已佚,《水经注》引《玄中记》载:“蝙蝠百岁者倒悬,得而服之,使人神仙。”<sup>①</sup>《太平御览》引《玄中记》:“百岁伏翼,其色赤,止则倒悬。千岁伏翼,色白,得食之,寿万岁。”<sup>②</sup>此条与上文《艺文类聚》引《玄中记》内容大体相同,或为原文。酈道元引时有删减。

第三,东晋葛洪的《抱朴子内篇》,“千岁蝙蝠,色白如雪,集则倒悬,脑重故也。此二物(与万岁蟾蜍)得而阴干末服之,令人寿四万岁”<sup>③</sup>。

第四,成书于西魏托名太清真人的《九转流珠神仙九丹经》所附《采服芝法》。“肉芝者,千岁蝙蝠也,千岁灵龟也,千岁燕也,千岁鹄也,皆可服,令人不死。千岁蝙蝠,色正白,集便倒悬也,生食之,不死。”<sup>④</sup>

据此,可列表1归纳如下:

蝙蝠作为仙药的文獻统计					
来源	对象	岁数	颜色	方式	效果
《古今注》	蝙蝠	五百岁	白	食	成仙
《玄中记》	蝙蝠	百岁	赤		
		千岁	白	食	寿万岁
《抱朴子内篇》	蝙蝠	千岁	白	与万岁蟾蜍阴干末服	寿四万岁
《采服芝法》	蝙蝠	千岁	白	生食	不死

以上共性认知是白蝙蝠为仙药。此说在后世影响甚广。如《唐新修本草》的作者苏敬等人认为:“(蝙蝠)在山孔中,食诸乳石精汁,皆千岁,头上有冠,淳白大如鸪鹑,食之令人肥健,长年。其大如鸪,未白者,皆已百岁,而并倒悬。”<sup>⑤</sup>《太平御览》引唐《寿春图经》载:“(濠塘山)山穴多出钟乳,并有蝙蝠,白艾色,于穴中倒悬,微带紫色。居人或有九月已后,二月已前,采取服之,颇益寿。”<sup>⑥</sup>此句被宋代官修的《太平寰宇记》照搬引用<sup>⑦</sup>。成书于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的《江南余载》载:“《灵芝图》言:千岁蝙蝠,色如雪,目如硃,集则倒悬,以其脑重故也。服此,可以长生。后主时,有人获之,进上,上方事佛,禁杀戮,而不用,后不知所之。”<sup>⑧</sup>《灵芝图》不知何书,唐后期的《北户录》引《灵芝图》说:“白蝙蝠,服之寿万岁。”<sup>⑨</sup>此书当在《北户录》之前。清人褚人获在《坚瓠续集》中说:“唐李泌从肃宗之蜀,于梓潼境获一白蝠,大如苍鹰,蒸食之,遂能辟谷。后泌竟以此仙去。”<sup>⑩</sup>此说仅见于此或非事实,仙药认知却有传承。

另外,我们还能注意到知识的承袭。除体现在《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类书的转引外。还见南宋倪梦龙《蝙蝠洞》诗云:“悬崖多蝙蝠,往往寿千年。自古人难到,如今尔得先。所殄崖上乳,不出瓮中

① [北魏]酈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37,中华书局,2007年,第865页。  
②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946,第4199页。  
③ 王明撰:《抱朴子内篇校释》卷11,中华书局,1985年,第201页。  
④ 韩吉绍校释:《黄帝九鼎神丹经诀校释》附《九转流珠神仙九丹经》,中华书局,2015年,第338页。韩吉绍认为“卷下所附诸神仙方,葛洪和陶弘景多有引述,可知其渊源较古。”见《代前言》,第6页。《抱朴子内篇》载肉芝五类:万岁蟾蜍、千岁蝙蝠、千岁灵龟、风生兽、千岁燕,与此不同。  
⑤ [唐]苏敬等撰,尚志钧辑校:《新修本草》卷16,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第236页。  
⑥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43,第207页。华林甫认为《寿春图经》成书时间是在唐天宝、至德间。华林甫:《清儒地理考据研究》第4册《隋唐五代卷》,齐鲁书社,2015年,第251页。  
⑦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28,中华书局,2007年,第2531页。  
⑧ [宋]佚名,张剑光、孙励整理:《江南余载》卷下,朱易安等主编,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一编二,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252页。  
⑨ [唐]段公路纂, [唐]崔龟图注:《北户录》卷1,第12页。  
⑩ [清]褚人获:《坚瓠续集》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843-844页。

天。自有攀援者,曾看《抱朴》篇。”<sup>①</sup>清代宋广业的《罗浮山志会编》载:“蝙蝠,伏翼也,亦名飞鼠。《抱朴子》千岁蝙蝠,色白如雪。山中间有之,亦有色红如茜,雌雄不相舍,多巢芭蕉中,皆可服之成仙。”<sup>②</sup>这些皆为《抱朴子》知识传播的证据。

北宋《续博物志》载有两则以白蝙蝠为仙药理论指导下服食死亡的案例。“宋刘亮合仙丹,须白蟾蜍、白蝙蝠,得而服之,立死。唐人陈子真得蝙蝠,大如鸦。食之,一夕大泻而死。”<sup>③</sup>刘亮为南朝刘宋人,《册府元龟》载其服食最详,“宋刘亮,为梁州刺史。忽服食修道,欲致长生。迎武当山道士孙怀,使合神仙药,至益州。泰豫元年,药始成。未出火,毒。孙不听亮服,亮苦欲服。平旦开城门,取井华水服。至食鼓后,心动如刺,中间便绝”<sup>④</sup>。未说白蝙蝠,或为宋人讹传。

## (二)白蝙蝠成为仙药的原因

### 1.“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白蝙蝠是千年仙鼠服食可长生

吃白蝙蝠可以长生是因其为长寿仙性的载体,服食后神性可转移到人体。道教视白蝙蝠为“肉芝”,并有服食理论为支撑。《抱朴子内篇》载:“仙药之上者丹砂,次则黄金,次则白银,次则诸芝,次则五玉,次则云母……”<sup>⑤</sup>前三者需运用炼丹黄白术制造,后者是自然本生之物。肉芝属诸芝之一,千年蝙蝠又为肉芝之一,在仙药中地位较高。葛洪还说:“草木之药,埋之即腐,煮之即烂,烧之即焦,不能自生,何能生人乎?……夫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sup>⑥</sup>又引《玉经》:“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sup>⑦</sup>这些信仰观念都是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在《金枝》中所说的顺势或模拟巫术<sup>⑧</sup>。

在此巫术思维作用下,衍生出蝙蝠自身可以长寿为仙的两种解释。第一,服食洞中钟乳。石钟乳在《神农本草经》中属“不老延年”的上药。陶弘景的《名医别录》载石钟乳“久服延年益寿,好颜色,不老。”<sup>⑨</sup>《述异记》载:“(蝙蝠)盖饮乳水而长生也。”<sup>⑩</sup>《唐新修本草》也说:“在山孔中,食诸乳石精汁,皆千岁。”唐人任要有诗云:“一双白蝙蝠,三度向明飞。……若非饱石髓,那得凌□□。”<sup>⑪</sup>言下白蝙蝠吃洞中钟乳。倪梦龙《蝙蝠洞》云:“所殄崖上乳”。明代程本立的《乳石诗并序》也载:“服髓者寿,则蝙蝠饮乳而不死。”<sup>⑫</sup>蝙蝠穴居,洞中有钟乳,逻辑上成立,但将二者以巫术思维联系,则属创造性见解。文献中也有不少将洞穴中钟乳、蝙蝠并载的现象。如《元和郡县图志》载:“(中峨眉山)有钟乳穴,穴有蝙蝠,其大如筐。”<sup>⑬</sup>吴武陵的《新开隐山记》载:“又得小峒,俯行三十步,左右壁有钟乳,或垂或滴。其极有石室,正如禅庵,多白蝙蝠。”<sup>⑭</sup>《夷坚甲志》载:赤土洞“蝙蝠纵横。过百余步,地净如扫,石上钟乳下垂如珠缨状。”<sup>⑮</sup>可见这是一套完善、系统的巫术思维。

① [清]曾唯辑,张如元、吴佐仁校补:《东瓯诗存》卷8,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324页。

② [清]宋广业纂修:《罗浮山志会编》卷7,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第263册,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126页。

③ [宋]李石:《续博物志》卷6,巴蜀书社,1991年,第89页。

④ [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928,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0757页。

⑤ 王明撰:《抱朴子内篇校释》卷11,第196页。

⑥ 王明撰:《抱朴子内篇校释》卷4,第74、71页。

⑦ 王明撰:《抱朴子内篇校释》卷11,第204页。

⑧ [英]J.G.弗雷泽:《金枝》,徐育新等译,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

⑨ [梁]陶弘景撰,尚志钧辑校:《名医别录(辑校本)》卷2,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3年,第83页。

⑩ [梁]任昉:《述异记》卷下,中华书局,1985年,第31页。

⑪ [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887,中华书局,1999年,第10095页。

⑫ [明]程本立:《巽隐程先生诗集》卷2,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20册,黄山书社,2013年,第92页。

⑬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31,中华书局,1983年,第789页。

⑭ [清]董诰:《全唐文》卷718,中华书局,1983年,第7387页。

⑮ [宋]洪迈:《夷坚甲志》卷18,中华书局,1981年,第158页。

第二,服气。北宋寇宗奭的《本草衍义》说:“(伏翼)此物善服气,故能寿。冬月不食,亦可验矣。”<sup>①</sup>《广东新语》载:“粤山多岩洞,蝙蝠宫之,以乳石精汁为养。夏间出食荔支,冬则服气,纯白者大如鸪鹑,头上有冠,或千岁之物。”<sup>②</sup>道教也有服气长寿的理论。李丰楙认为辟谷服气为原始的巫教信仰,方术之士继承古巫此法,“辟谷行气成为道家、方士的修行方法。”<sup>③</sup>《淮南子》说:“食气者神明而寿。”<sup>④</sup>《论衡》说:“道家相夸曰:‘真人服气。’以气而为食,故传曰:‘食气者寿而不死’。”<sup>⑤</sup>可见东汉前期的术士已有此认识。《抱朴子内篇》说:“服药虽为长生之本,若能兼行气者,其益甚速,若不能得药,但行气而尽其理者,亦得数百岁……善行气者,内以养身,外以却恶。”<sup>⑥</sup>唐谷神子的《博异志》引《神异秘经法》云:“百岁蝙蝠,于人口上,服人精气,以求长生。至三百岁,能化形为人,飞游诸天。”<sup>⑦</sup>此处将蝙蝠服气妖异化,欲长生升仙所服非自然之气而是人气。

因白蝙蝠具有仙性,还常见其与神仙之事关联。《抱朴子内篇》载:在子日登涉山中时遇到“称社君者,鼠也。称神人者,伏翼也。”<sup>⑧</sup>《明皇杂录》说张果是“混沌初分白蝙蝠精”<sup>⑨</sup>。仙人所居之地有白蝙蝠。唐代于鹄的《秦越人洞中咏》说:“扁鹊得仙处,传是西南峰。年年山下人,长见骑白龙。……时时白蝙蝠,飞入茅衣中。……但愿逢一人,自得朝天宫。”<sup>⑩</sup>杜光庭的《仙传拾遗》载:“赵度不知何许人,因猎于大房山,逐一白兔,因入于伏龙穴中,见瑶台玉堂,壁立千仞。有白蝙蝠,其大如鸦。因与群仙相遇,授灵药而得仙。”<sup>⑪</sup>五代时还有“蝙蝠绕庭”的故事以示白蝙蝠之不凡。《稽神录》载:“李禅,楚州刺史承嗣少子也,居广陵宣平里大第。昼日寝庭前,忽有白蝙蝠绕庭而飞,家僮辈竟以帚扑,皆不能中。久之,飞出院门,扑之亦不中。及飞出至外门之外,遂不见。其年禅妻卒,輶车出入之路,即白蝙蝠飞翔之所也。”<sup>⑫</sup>

## 2. 成为仙鼠的可能:先秦两汉的蝙蝠崇拜

白蝙蝠能成为仙鼠,与先秦两汉以来的蝙蝠崇拜有关。上文提到红山文化时期就有玉蝙蝠。此外,中国国家博物馆还藏有一块商代玉蝙蝠。(《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年第8期有专页附图)玉蝙蝠的存在可视为动物神灵崇拜或上古巫术之遗存。臧振引《山海经·西次三经》“(玉)天地鬼神,是食是飧;君子服之,以御不祥”等材料证明玉有供天地鬼神食飧和佩戴抵不祥的功能<sup>⑬</sup>。玉蝙蝠若能作为鬼神的食物,或是原始社会吃蝙蝠知识的继承<sup>⑭</sup>。

《山海经》中有类似蝙蝠的记载,“(號山)其鸟多寓,状如鼠而鸟翼,其音如羊,可以御兵。”清人郝懿行

① [宋]寇宗奭:《本草衍义》卷16,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年,第112页。

②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4,第591页。

③ 李丰楙:《抱朴子快读:不死的探索》,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3年,第194页。

④ 何宁撰:《淮南子集释》卷4,中华书局,1998年,第345页。

⑤ 黄晖撰:《论衡校释》卷7,中华书局,1990年,第336页。

⑥ 王明撰:《抱朴子内篇校释》卷5,第114页。

⑦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74,中华书局,1961年,第3909页。

⑧ 王明撰:《抱朴子内篇校释》卷17,第304页。

⑨ [唐]郑处海:《明皇杂录》卷下,中华书局,1994年,第32页。

⑩ [宋]李昉等:《文苑英华》卷225,中华书局,1966年,第1131页。

⑪ [唐]杜光庭:《仙传拾遗》卷4,《杜光庭记传十种辑校》,中华书局,2013年,第844-845页。

⑫ [宋]徐铉:《稽神录》卷4,中华书局,1996年,第72页。

⑬ 臧振:《“玉石之路”初探》,《人文杂志》1994年第2期。

⑭ 后世也有食玉可以长生延年的认知,如《资治通鉴》载汉武帝用玉屑和承露以求长生;《神农本草经》说食玉可以延年;葛洪认为“玉屑服之与水饵之,俱令人不死”。现实中吃玉屑的例子,见《魏书》卷33《李预传》载:“每羨古人餐玉之法……预乃椎七十枚为屑,日服食之。”中华书局,1974年,第791页。

认为:“此经寓鸟盖蝙蝠之类,唯蝙蝠肉翅为异。”<sup>①</sup>若此说成立,蝙蝠有御兵的巫术功能也是崇拜例证。

《方言》说:蝙蝠“自关而东谓之服翼……或谓之仙鼠。”“仙鼠”之称也暗示其神异性。郭璞注《尔雅》说:“(蝙蝠)齐人呼为蠃蠃,或谓之仙鼠。”<sup>②</sup>若“仙鼠”为关东齐人的称法,或与战国以来燕齐方术的神仙思想有关。陕西米脂县卧虎湾墓地也发现西汉早期一件玉蝙蝠——“玉质温润,蝙蝠身为灰黄色,不透亮,两翅为青绿色,透亮,两耳直竖,嘴尖而突出”<sup>③</sup>。很可能是先秦信仰观念的承袭。汉代铜镜上也有蝙蝠图案,如已发现的蝙蝠形柿蒂座连弧文镜,有铭文“长宜子孙”;蝙蝠形柿蒂兽首镜,有铭文“位至三公”<sup>④</sup>。杨玉彬认为汉代铜镜中有蝙蝠纹的装饰图案“承载的是与升仙不死思想相关的神性内涵”<sup>⑤</sup>。笔者赞同此说。

蝙蝠被崇拜的原因与其作为人与神沟通的媒介有关。马王堆一号汉墓T型帛画上的蝙蝠图像便是例证。姜生对此有专门探讨:“(一号墓)帛画上这只蝙蝠特征描绘非常仔细,其双耳、双眼及双爪均与蝙蝠无二,展开的羽翼应即蝙蝠覆盖皮膜的翼手;更重要的是,这只蝙蝠为白色,或正暗示了其非凡性——‘食之神仙’的仙药属性。可以理解,在帛画的天门下方作为上龙宫之壶盖下绘此蝙蝠,乃兆死者之升天仙也。”<sup>⑥</sup>笔者认为此处蝙蝠可能更多是作为仙界的使者存在。



图1 马王堆一号汉墓T型帛画上的蝙蝠图像

此观念也能从藏族的原始宗教苯教和纳西族的蝙蝠崇拜找到旁证。“蝙蝠在民间苯教经文中是一种特殊的鸟,他承担着人和神的媒介作用”<sup>⑦</sup>。仇任前在研究苯教的《蝙蝠经》后认为:“蝙蝠具有人神之间的‘使者’、‘证人’、‘保护者’等各种功能,其实也体现了民间苯教文献中遗留着人类早期动物崇拜的宗教思想。”<sup>⑧</sup>纳西族将白蝙蝠视为灵异之物。杨福泉根据东巴文献《白蝙蝠取经记》说:“东巴经神话中的另一飞禽蝙蝠,则是智慧的化身。它有‘白色金蝙蝠’的美称,是人类与神来往的使者,人类祈神,无不是蝙蝠为之穿针引线。”<sup>⑨</sup>此古老信仰与中原地区或有相通之处。

白色在先秦两汉也有特殊意涵。白色具有神圣性、通灵性。《礼记·檀弓上》记载夏人尚黑、殷人尚

① [清]郝懿行撰:《山海经笺疏》第三《北山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72页。

② [晋]郭璞注,[宋]邢昺疏,王世伟整理:《尔雅注疏》卷10,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51页。

③ 陕西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陕西米脂卧虎湾战国秦汉墓葬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9年第3期。

④ 管维良:《中国铜镜史》,重庆出版社,2006年,第103、105页。

⑤ 杨玉彬:《阜阳汉代铜镜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93页。

⑥ 姜生:《汉帝国的遗产:汉鬼考》,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331页。

⑦ 阿旺嘉措、塔培:《浅谈白龙江上游民间苯教经典中反映的文化信息》,《宗教学研究》2013年第3期。

⑧ 仇任前:《苯教〈蝙蝠精〉研究》,《宗教学研究》2018年第2期。

⑨ 杨福泉:《东巴教通论》,中华书局,2012年,第86页。

白、周人尚赤。但这种划分过于理想化,也存在刻意建构的可能。汪涛的观点是红色、杂色、黑色、黄色在商人祭祀中也被使用。白色却是“祭祖仪式中最高贵的颜色。白色祭品,尤其是白牛,是祭祀祖先的最佳贡品。”他还指出:白色动物如白犬、白猪、白牛等在商代祭祀与占卜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多用于祭祀祖先、御除灾祸或祈求生育。“白色主要在人神相会、沟通生者与死者时使用”<sup>①</sup>。《礼记·郊特牲》载:“素服,以送终也。”白色丧服可能也有沟通生死的一层涵义。商代以后,文献中有不少灵禽瑞兽是白色的动物,如白狐、白鹿、白马、白兔、白虎、白犬、白麟、白狼等<sup>②</sup>。

白色也与神仙、不死仙药有关。《史记·封禅书》载:“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其传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sup>③</sup>马王堆帛画中的白蝙蝠,《列仙传》中王子乔骑白鹤,《神仙传》中卫叔卿乘白鹿,应都与此观念关联。北朝时期弥勒信仰尊尚白色,可能是另外一个问题<sup>④</sup>。

综上,中国最晚从商代以来就存在蝙蝠崇拜。蝙蝠具有通灵性,是人与神沟通的媒介,故有“仙鼠”之名。先秦两汉时,白色也具有神圣性。两种信仰融合下,白色蝙蝠被建构为长寿仙性的载体。与此同时,受顺势或模拟巫术的影响,吃白蝙蝠可以将其长寿性传输到人体,人类吸收此灵力可长生成仙。白蝙蝠的仙药性也被建构出来。这样一种巫术认知而后被道教所吸收。胡新生认为“道教体系本是在巫术广泛流行的基础上由一批文化层次稍高的巫师经过长期酝酿后创立的,这些巫师生长在追求长寿成仙的氛围之中”<sup>⑤</sup>。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说“将宗教掺入巫术,从而加强了巫术”<sup>⑥</sup>。葛洪所完善的千年白蝙蝠为肉芝仙药,“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等理论对后世就此知识的传承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 三、治疗疾病的药物

#### (一)蝙蝠的巫术药理

蝙蝠从汉初以来一直作为治疗人类疾病的药物使用。由于其本身因被崇拜而具有浓厚巫术色彩,在中医药用上也摆脱不了巫术身影。

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记载用蝙蝠治疗蛊疾:“◇蛊者:燔扁(蝙蝠)以荆薪,即以食邪者。”<sup>⑦</sup>患者因吃了虫邪之物得蛊疾,用荆条作柴火烧蝙蝠可治愈。笔者认为蛊是最晚从商代就有的因虫致病之疾,属于想象而非真实存在。商代属巫医一体的时代,林富士说“早期的巫者就是掌握疗病、不死之药的医者”<sup>⑧</sup>。此疗法可能属于行用已久的巫术。

《神农本草经》是目前所见最早、最全、影响最大的一部本草医籍,约成书于东汉和帝永元六年(公元94年),作者是“兼司医药职事的方士”<sup>⑨</sup>。其载伏翼“治目瞑,明目,夜视有精光。久服令人喜乐、媚好、

① [英]汪涛:《颜色与祭祀:中国古代文化中颜色涵义探幽》,邓晓娜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01、141页。

② 参看杨敏:《白色动物精灵崇拜——中国古代白色祥瑞动物论》,《民族文学研究》2003年第2期。

③ [汉]司马迁:《史记》卷二八《封禅书》,中华书局,2014年,第1647-1648页。这里的白,如果用阴阳五行不好解释,如《说文解字》说:“白,西方色也。阴用事,物色白。从入合二。二,阴数。凡白之属皆从白。”[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许惟贤整理:《说文解字注》第七篇下《白部》,凤凰出版社,2015年,第635页。

④ 可参见唐长孺:《北朝的弥勒信仰与传播》,《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2011年,第202页。

⑤ 胡新生:《中国古代巫术》,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6页。

⑥ [英]J.G.弗雷泽:《金枝》,徐育新等译,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第18页。

⑦ 张雷:《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集注》五十《蛊》,中医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508页。

⑧ 林富士:《巫者的世界》,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05页。

⑨ 王家葵、张瑞贤:《〈神农本草经〉研究》,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第39、64页。

无忧”<sup>①</sup>。目瞑是指眼闭,睁开困难。“夜视有精光”则明显是顺势或模拟巫术。蝙蝠夜行,故其眼睛可夜视。吃蝙蝠可将其夜视功能传输到人体。与此相关的汉代医疗图景是存在禳解、禳除等诸多巫术医疗法<sup>②</sup>。因此,用蝙蝠做巫术疗法并非孤例。

三国时的《吴氏本草经》也承袭说“治目冥,令人夜视有光”<sup>③</sup>。志怪小说也会加以演义,六朝小说《洞冥记》载:汉武帝时用翕韩国所献飞骸兽的残骨粉“以蝙蝠和为丸,以疗百疾。其丸夜视之有光,服之体有光明”<sup>④</sup>。夜视有光当为蝙蝠之力。方术之士则用伏翼的目和胆实行类似透视的“洞视法”<sup>⑤</sup>。唐《本草拾遗》也说:“取其(伏翼)血滴目,令人不睡,夜中见物。”<sup>⑥</sup>

忘忧之说也被后世沿袭。如《日华子本草》说蝙蝠“久服解愁”<sup>⑦</sup>。红蝙蝠做媚药也是巫术。《北户录》载:“红蝙蝠,出陇州,皆深红色,唯翼脉浅黑,多双伏红蕉花间,采者若获其一,则一不去。南人收为媚药。”<sup>⑧</sup>屈大均也说:“余则背腹茜红而肉翼浅黑,多双伏红蕉花间,雌雄不舍,捕者得其一,则一不去,妇人佩之为媚药。予诗:‘罗浮蝙蝠红,双宿芭蕉叶。相与带在身,媚郎兼媚妾’。”<sup>⑨</sup>编号为P.2115、P.2378、P.2755、S.5614的四件《敦煌文书》,载:“天鼠煎膏巧疗耳聋,得蓖麻而妙加。”<sup>⑩</sup>天鼠即蝙蝠,可治耳聋之说仅见于此,不见其他本草医籍。蝙蝠耳大,此法当是模拟巫术。

蝙蝠的巫术药理还体现在治疗因小儿鬼致疾的魇病上。《五十二病方》中有走禹步、念咒语驱魇的两个祝由方,不见蝙蝠药而用纯巫术<sup>⑪</sup>。隋《诸病源候论》给出详细的病因:“小儿所以有魇病者,妇人怀娠,有恶神导其腹中胎,妒嫉而制伏他小儿令病也。”<sup>⑫</sup>这是鬼神病理观。孙思邈基本延续此说并指出“魇者,小鬼也”。还给出“治魇方”三种:“灸伏翼,熟嚼哺之”;“烧伏翼,末,饮服之”;煮藟蓄冬瓜汤洗浴<sup>⑬</sup>。中医用法讲究君臣佐使、阴阳配伍、七情合和等,单用一味药材者罕见。前二法均为粗放式疗法,显系巫术。

北宋初年官修方书《太平圣惠方》所载治魇病医方有明显去巫术的倾向,体现在疗法越加精细化,蝙蝠药仅居其一。所载医方分三种病情、五种医方。第一,“治小儿中魇,面色白赤,而复变青者,如醉色……可服此甘草散方”,药有:甘草、龙骨、赤茯苓、牡蛎、生干地黄、黄芩、当归、桂心。第二,“治小儿中魇挟实,宜服大黄圆方”,药有:川大黄、赤芍药、白鲜皮、甘草、犀角屑、黄芩、赤茯苓。第三,“治小儿生十余月后,母又有娠,令儿精神不爽,身体萎瘁,名为魇病,宜服伏翼散方。”方为“取伏翼烧为灰,细研,以粥饮调下半钱,日四五服效,若炙令香熟,嚼之哺儿亦效”。又有二方:一为冬瓜、藟竹,二为龙胆<sup>⑭</sup>。从医方中已经看不到明显的巫术色彩。

南宋郑端友的《保婴全方》对魇病的恶神致病说予以全盘否定。“又所言恶神导胎……今之小儿,形象于形,既非其灵,又非其性,一旦受病,诿可谓恶神导胎者乎。”进而从相对合理的角度分析病因“盖妇

① 马继兴主编:《神农本草经辑注》卷3,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年,第230页。

② 参看林富士:《试论汉代的巫术医疗法及其观念基础》,《史原》1987年第16期。

③ [曹魏]吴普著,尚志钧辑:《吴氏本草经》卷5,中医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76页。

④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913,第4047页。

⑤ [梁]陶弘景编,尚志钧、尚元胜辑校:《本草经集注(辑校本)》卷6,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年,第426页。

⑥ [唐]陈藏器撰,尚志钧辑释:《〈本草拾遗〉辑释》卷9,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第422页。

⑦ [五代]日华子撰,常敏毅辑注:《日华子本草辑注·禽部》,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6年,第108页。

⑧ [唐]段公路纂, [唐]崔龟图注:《北户录》卷1,第12页。

⑨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4,第591-592页。

⑩ 沈澍农主编:《敦煌吐鲁番医药文献新辑校》,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12、21、61、367页。四者记载少有差别,笔者有所改动。

⑪ 参看刘钊:《说“魇”》,《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4期。

⑫ [隋]巢元方等:《诸病源候论校注》卷47,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年,第1347页。

⑬ [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校释》卷5上,人民卫生出版社,2014年,第161-162页。

⑭ [宋]王怀隐等:《太平圣惠方校注(9册)》卷88,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第316-317页。

人妊娠之时,气血不荣,或头疼呕吐,或胎动不安,或气溜不注,经络涩滞,乳脉不调,将乱饮之……皆非恶神鬼魅为之……其有受胎,或壮实或虚衰,或大饱而大饥,或大醉而大劳,至大雨、大雪、大寒、大暑及阴阳不等,犯诸禁忌,受胎之气,令儿生下,故多在怀抱中宜有是病也。所谓恶神传继之说,盖因此证而妄云也。”<sup>①</sup>这种分析体现出理性与求实,已具有朦胧的科学色彩。

李时珍认为蝙蝠可疗“小儿魇病惊风”,其后所列医方有引《医学集成》治小儿惊痫“用入蛰蝙蝠一个,入成块硃砂三钱在腹内,以新瓦合,煨存性,候冷为末……”引《太平圣惠方》治小儿慢惊“返魂丹:治小儿慢惊,及天吊夜啼。用蝙蝠一枚(去肠、翅,炙黄焦),人中白、干蝎(焙)、麝香各一分……”<sup>②</sup>李时珍将小儿魇病与小儿惊痫、慢惊并列,可见其认同三者接近。医方中虽仍有蝙蝠,但已与孙思邈用法大不相同。

中医在历史发展中有去巫术化的过程,宋以来咒禁之法和鬼怪致病之说等逐渐被淘汰,而向求实理性的一面发展,这点值得我们重视。如将《本草纲目》视为类书,以蝙蝠为唯一或主要药材治疗的疾病有七种:第一,治久咳上气。引《百一方》:“用蝙蝠除翅、足,烧焦研末。米饮服之”。此法最早见《肘后备急方》“治久咳嗽上气十年二十年,诸药治不差”,药方有“蝙蝠除头,烧令焦,末,饮服之”<sup>③</sup>。第二,治久疟不止。引《范汪方》:“用蝙蝠七个,去头、翅、足……”第三,治多年瘰疬不愈。引《集要神效方》:“用蝙蝠一个,猫头一个,俱撒上黑豆,烧至骨化……”第四,治金疮出血不止成内漏。引《鬼遗方》:“用蝙蝠二枚,烧……”第五,治腋下胡臭。引《乾坤秘韞》:“用蝙蝠一个,以赤石脂末半两涂遍……”第六,治干血气痛。引《生生编》:“蝙蝠一个,烧存性。每酒服一钱,即愈。”第七,治妇人断产。引《摘玄方》:“蝙蝠一个烧研,以五朝酒醪调下。”<sup>④</sup>但中医对这些疾病有很多疗法,蝙蝠药只是选择之一不具有唯一性或必需性。

《本草纲目》所引最繁复的有蝙蝠的药方是《普济方》中的仙乳丸:“治上焦热,昼常好瞑。用伏翼(五两重)一枚(连肠骨炙燥),云实(微炒)五两,威灵仙三两,牵牛(炒)、苋实各二两,丹砂、雌黄、铅丹各一两,膩粉半两,为末,蜜丸绿豆大。每服七丸,木通汤下,以知为度。”<sup>⑤</sup>治目瞑的医理虽祖于《神农本草经》,但蝙蝠已属搭配并不占主要地位。

再查唐到明重要的医方集《千金方》《外台秘要方》《太平圣惠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普济方》,还有日本的《医心方》等,蝙蝠不是常见药。再辅以《本草纲目》所载,蝙蝠少与其他中药配伍。其能成为中药材,笔者认为巫术性远大于医药性。此外蝙蝠屎也是中药,因与本文无关故不详说。

## (二)李时珍对蝙蝠仙药性的否定

上文已经揭示,从宋以来中医自身发展脉络中去巫化的趋势越加明显,医者越加理性地分析病因,神怪之说遭到摒弃,医学理论体系越加完善。在此背景之下,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蝙蝠的仙药性予以全盘否定。

首先,否定蝙蝠的变化说。“或云鼯鼠化蝠,鼠亦化蝠,蝠又化魁蛤,恐不尽然”<sup>⑥</sup>。其次,否定蝙蝠的长生说。“仙经以为千百岁,服之令人不死者,乃方士诳言也。陶氏、苏氏从而信之,迂矣。按李石《续博物志》云:唐·陈子真……又宋·刘亮……呜呼!书此足以破惑矣。其说始载于抱朴子书,葛洪误世之罪,通乎天下。”<sup>⑦</sup>第三,否定蝙蝠的忘忧性。上文说过此性与巫术密切相关。“本经谓其无毒,久服喜乐无忧,日华云久服解愁者,皆误后世之言。适足以增忧益愁而已。”<sup>⑧</sup>李时珍虽然不知道蝙蝠为病毒的载

① [宋]郑端友:《保婴全方》卷2,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年,第37-38页。

②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卷48,华夏出版社,2011年,第1740页。

③ [晋]葛洪著,[梁]陶弘景补阙,[金]杨用道附广:《肘后备急方校注》卷3,人民卫生出版社,2016年,第124页。

④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卷48,第1740页。

⑤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卷48,第1740页。

⑥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卷48,第1739页。

⑦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卷48,第1739页。

⑧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卷48,第1739-1740页。

体,但是也发现了蝙蝠有毒性,“蝙蝠性能泻人,故陈子真等服之皆致死。观后治金疮方,皆致下利,其毒可知。”笔者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认识。李时珍最后总结说:“治病可也,服食不可也。”<sup>①</sup>再次告诫世人,蝙蝠肉有毒,不能用来养生服食,更遑论作为盘中之餐。

总之,弗雷泽说“动物也经常被相信会具有某些对人有用的特性,因而顺势或模拟巫术就通过不同方式把这些特性传授给人类”<sup>②</sup>。蝙蝠因具有神圣通灵性、可夜视,因此可以祛除邪魅、治疗眼疾,这些都是其巫术药理学的体现。但宋以后的中医越加理性,开始认识到这种巫术理论的荒谬。

#### 四、结 语

2020年初,当蝙蝠被错认为是新冠祸首时,很多人在网络上表达出对这种形态丑陋动物能食用的不可思议,惊讶背后是鄙视与愤怒的情绪。而到年中,随着蝙蝠“冤情”的澄清,人类对蝙蝠的话语暴力又回归冷静。这种变化,有助于提醒我们要审思人类对蝙蝠的知识塑造与文化建构。

胡司德(Roel Sterckx)在《古代中国的动物与灵异》中说:“面对动物,人要选择,要论述,要编码,才能写进文本,形成图像,所以动物资料一方面包含动物的信息,一方面透露人类的关切,二者分量相当。”<sup>③</sup>蝙蝠作为人类食物链上的动物之一,其历史书写的话语权掌握在人类手中,其历史形象是人类认知思维的投射。本文的关注点在于蝙蝠如何参与塑造中国古人的社会和文化生活,此问题背后又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历史启示。

第一,通过串联宋代、明代以及当代的零星信息,并视为同一事件序列,辅以知识考古的方法可以得出两广、海南等地区有近千年的食用蝙蝠传统。食用蝙蝠能被记录的原因主要来自于中朝士大夫对岭南饮食的偏见与好奇。而记录的长时期间断,是因为将蝙蝠作为食物食用者更多是社会下层民众,因身份与文化属性决定了他们不掌握饮食历史叙事话语权,以至于无法清晰认识这段历史。

第二,知识阶层所关切的蝙蝠历史叙事是将其作为长生仙药。食用千年白蝙蝠可以长生不死成为主流认知。但是千年白蝙蝠在现实中应当不存在,蝙蝠的平均寿命为20~40年之间,最长也只有四十多年<sup>④</sup>。这种仙药观是在顺势或模拟巫术驱使下,想象建构蝙蝠长寿灵性可以被转化、吸收的荒诞思维。

第三,本草医籍经典《神农本草经》中所载蝙蝠的药理属于巫术。先秦两汉时期存在蝙蝠崇拜,认为其具有神秘的超自然力量,是人与神沟通的媒介。蝙蝠因神性被用于治疗如魅的邪魅疾病,因夜行暗视被用于治疗眼病。

综上,中国古代蝙蝠形象的多重建构大都体现出巫术思维。明清以来蝙蝠作为装饰图案与谐音“福”关联也不乏巫术色彩。我们能将蝙蝠作为人类社会认识与反思自己的镜子。今人吃蝙蝠多出于药用、营养,其缘由是医食同源、药膳同功、亦食亦药的传统医学养生知识,本质上其实是对蝙蝠肉芝性认知的错误嫁接。蝙蝠能被药用的根本原因在于巫术药理。宋代以来中医已经在向求实理性的方向发展,努力从事去巫术化的工作,不具有唯一性、必需性的蝙蝠药早已不常用。今人看不到中医扬弃糟粕的过程,拘泥于古医籍不加辨析,奉行拿来主义,导致所谓野味药膳流行,殊不可取。滥食野生动物陋习背后的巫术思维必须要予以揭示与纠正。

(责任编辑:徐定懿)

①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卷48,第1739-1740页。

② [英]弗雷泽:《金枝》,徐育新译,第33页。

③ [英]胡司德:《古代中国的动物与灵异》,蓝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6页。

④ 武进伟:《蝙蝠的特异性状、食性转变及视觉功能的分子进化研究》,第5页。